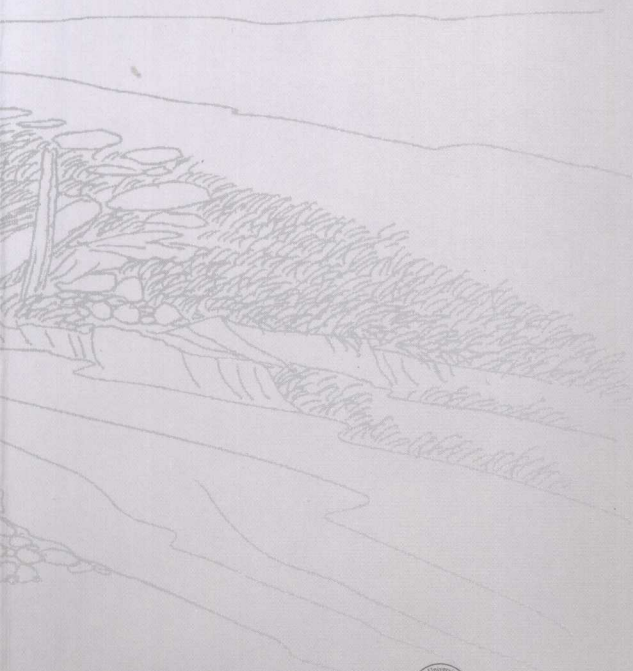


蔡应律 著

蔡应律 选集



散文随笔卷



四川大学出版社

蔡应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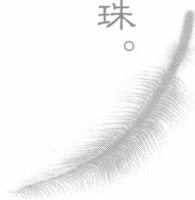
应律 选集

散文随笔卷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人说，我是那个指甲印里迸出的一粒血珠。
我说，它正好构成一只眼睛。



目 录

第一辑

- 003 在展厅里
- 006 感谢生命
- 012 “非标准信封”问题
- 016 典型之死
- 019 草菅人命，一至于此
- 021 找政府打官司
- 024 学着适应
- 026 航天广场上的鸽群
- 029 枕上
- 031 谁在窃笑
- 034 “另册”中人
- 036 发达这玩艺儿
- 039 有戏没戏青天戏
- 041 应试教育是个筐
- 042 烟雨滴水岩
- 044 古人的屁股与今人的目光——古今中外之一
- 047 女王的画像与艺术家的尊严——古今中外之二
- 049 我们的文化与对孩子的教育——古今中外之三
- 051 我们的虚饰与别人的阴谋——古今中外之四
- 053 钢琴的腿与人的意识——古今中外之五

055	以左嗓子为友
057	愿望
059	屋檐水，点点滴
061	防盗栏
064	主义与规则
066	绿树成荫
068	从以假乱真到以真乱假
071	编辑
076	故乡的土地
080	顾腴不顾头
082	尊重民众的知情权
085	远方的风景
087	爬庐山
089	一种姿态
091	能不尽小慎微乎

第二辑

095	日常生活是铅
099	我看到了什么
101	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103	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105	可怜赵安
107	家住城外
109	总统是靠不住的
111	死的权利
114	比方买了臭鸡蛋
116	小背心
118	再揭起一层看看
120	灵山寺的路
123	另一只书包
126	稀泥巴上墙记

128	两难
130	问题出在哪儿?
132	热爱文学
134	游戏
136	牵手
138	大路朝天
140	反哺与还债
142	别打扰他们
144	春日里,一个普通的夜晚
146	新闻监督与反腐败
148	揖别那“战斗”
150	绿色情怀
152	“在逃”的刘晓庆与下跪的马加爵的父母
154	何时退场
156	德性
158	人类的世界
161	好事成双
163	精神和人格
165	大事小事
167	不亦快哉
169	依稀的禅意

第三辑

173	大人先生请息怒
175	时髦
177	浮躁
179	簪花礼帽
181	同学会
184	西望雅典城
186	比什么?
188	呐喊声中

191	世道在变
193	世道确实在变
196	河西石榴红
198	被扭曲的教育
200	回到常识
202	气功师
205	我不着这份急
207	神性
214	激情
216	还说明了什么
219	祝福
221	谁把苏州害惨了？
223	鼾声如雷
226	我看“得天独厚”
228	三月的阳光
230	身份·格调
232	争论
234	看不出有多高
236	针儿线儿
239	方便的话
241	又是矿难
243	硕士下岗与阜新矿难
245	宁南那地方
247	在世俗的意义上
249	三角梅狂想曲
251	攒就是渣
253	那一元钱
255	少不更事
259	尊重，乃第一要务

第四辑

- 263 讲道德和讲究道德
- 265 憨憨地，道一声祝贺
- 268 那一双铁脚板
- 271 每一个人的事情
- 273 手边的幸福
- 275 高贵
- 277 是死是活
- 279 何所以教何所以育
- 281 “精彩体育”
- 284 显示实力
- 286 我的蜗居生活
- 289 别向我布道
- 291 谁的城市？
- 293 小小市长
- 295 年关心情
- 297 32%说明了什么？
- 299 胡思乱扯
- 309 “形象”是个伪问题
- 311 唯有改革
- 313 最后一个余祥林
- 315 我是公民吗？
- 317 春晚是什么
- 319 到政府上厕所
- 321 旧历年
- 325 虚伪是怎样炼成的
- 328 眼前的拆迁
- 330 带盐的海水
- 332 体育这东西
- 334 春日故事

- 336 从冠军搓背到国脚赌球
- 338 别这样
- 340 沟通与互动
- 342 精气神儿
- 344 河坝里的童年
- 346 人之初
- 349 球迷
- 351 嘴巴上的“牛皮癣”
- 353 改善自己
- 355 大红对联高高挂
- 357 “西昌事变”
- 360 一脸苦难
- 362 校园是什么地方
- 364 读《邛都老年》致编辑部
- 366 人间烟火
- 369 怕不怕
- 372 馅饼打到脑壳上
- 374 永远的母校
- 376 台上台下
- 378 弱势优先
- 380 社会“守夜人”
- 382 眼前好景

第五辑

- 387 权力的边界
- 389 “总结”这个筐
- 391 老萨今昔
- 393 我在转述一个故事
- 396 邛海放生
- 398 团这个年
- 401 包容之美

- 403 用油漆绿化荒山？
405 爱心背后无仇恨
407 红尾巴钢鳅
409 根子上缺的，是公民意识
411 愤从何来
413 必须要有紧迫感
415 庐山遇猴记
417 山西虐工砖窑的颜色
419 出门的，留守的
421 堵车，是个问题
423 当心存敬畏
425 号召
428 感恩
432 书香
434 月亮，我们的月亮
437 这堆头，还能大到哪去？
439 从奥运猪到八颗齿
441 那轻启的门扉
444 表达的权利
446 “教辅”何其滥
448 姑妄说之
450 大开眼界
452 让政府与市民一起成长
454 年，过年，欢欢喜喜过个年
457 瞎扯
459 红尘
462 国运三十年
465 又是春暖花开时
468 那一粒孤独的星子
471 “二百五”们的“全心全意”
473 楼下的樱桃树
475 感同身受

477	金沙江之子
480	仁义在民间
482	怎样重建?
484	海边的黄昏
487	踹在陈水扁屁股上那一脚
488	标语口号
490	得意忘形
492	又一个“美籍华人”
494	可否放她一马?
496	谁是百姓
497	一种文风, 此类屁话

第六辑

501	山野(三十七章)
524	对联作品小辑

后记	540
----------	-----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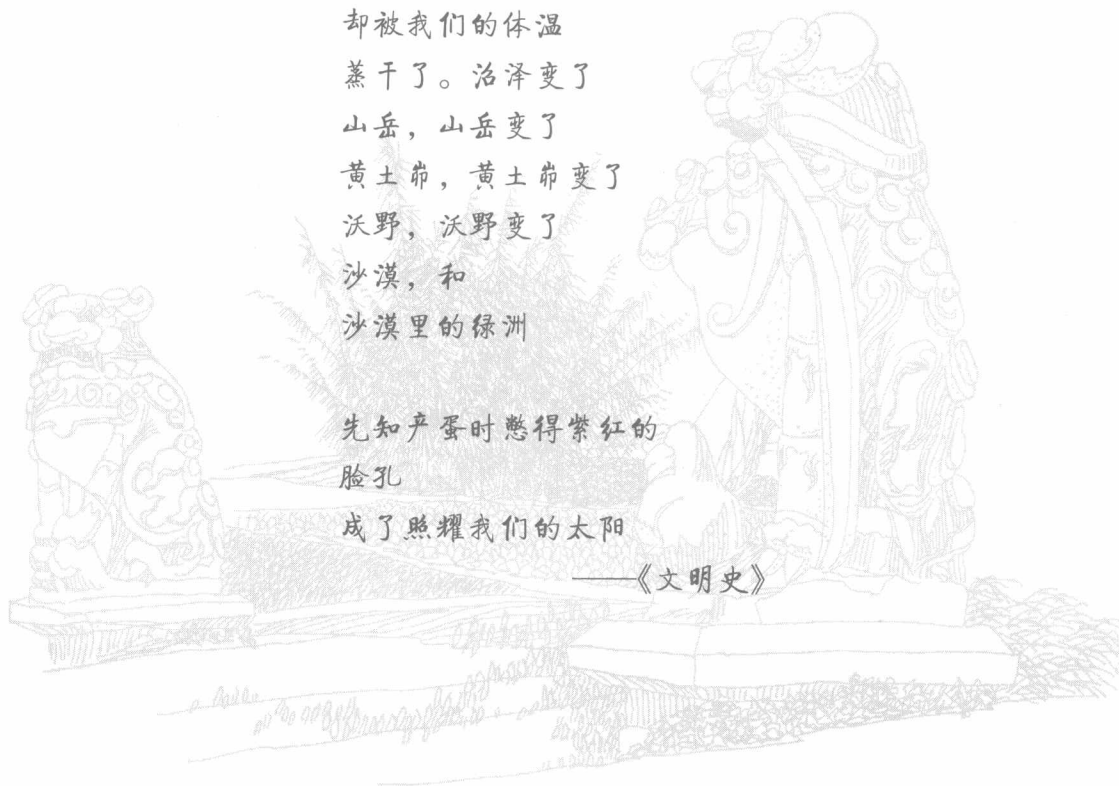
那位灰面孔的先知，在沼泽里
产下一系列蛋
然后，他
拂袖而去

世世代代以来，我们
不遗余力地孵着那蛋
就用自己不竭的体温
(不知道那蛋
能不能孵出
孵出后又会有什么)

那沼泽的水
却被我们的体温
蒸干了。沼泽变了
山岳，山岳变了
黄土崩，黄土崩变了
沃野，沃野变了
沙漠，和
沙漠里的绿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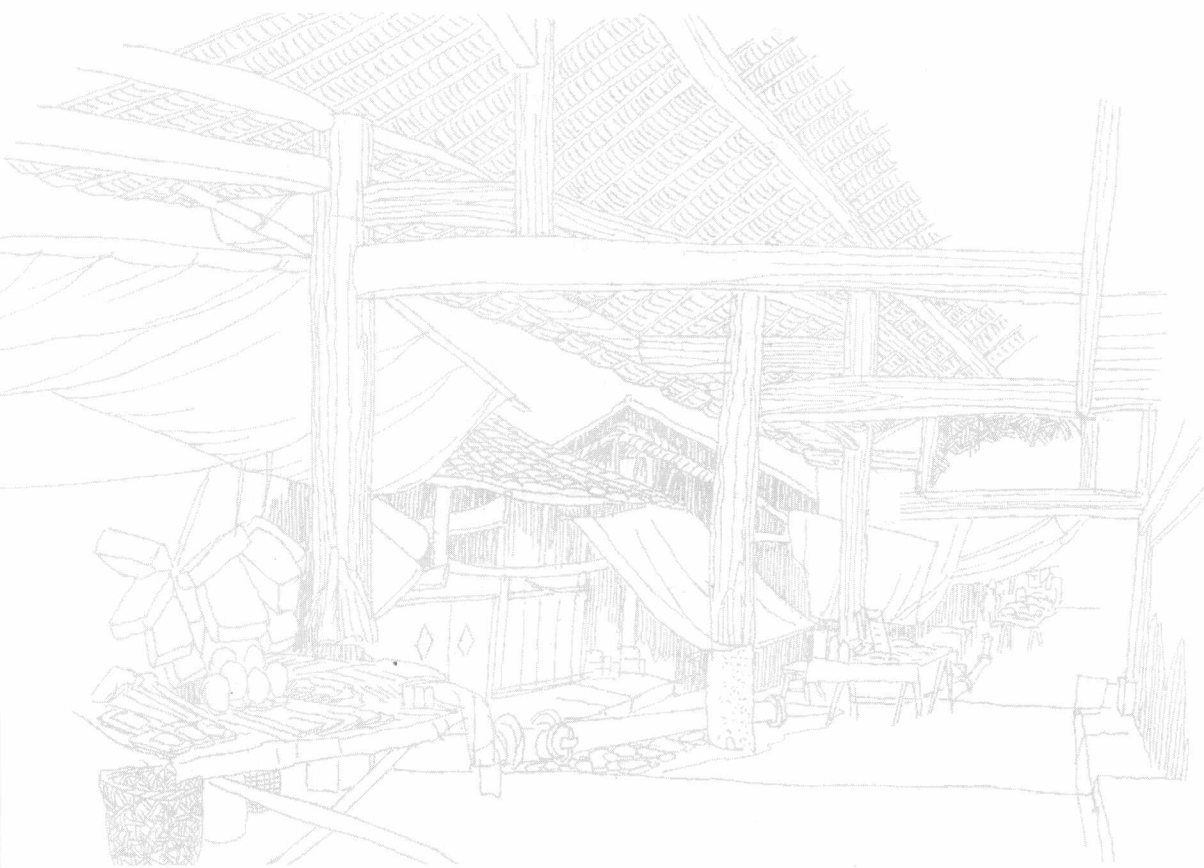
先知产蛋时憋得紫红的
脸孔
成了照耀我们的太阳

——《文明史》



要好听的，太容易了。但好听的东西没准就是
药，或者鸩酒。比方“三面红旗万岁”那阵，天天颂
歌盈耳，捷报频传，全是“好听的”。但你得勒紧裤
带咬紧牙巴去听，没准听着听着，双脚一蹬，就蹊蹺
了。

——《发达这玩艺儿》



在展厅里

展厅里很清静。事实上，除了隔乒乓球台面对面坐着的两位工作人员，就只剩了我这么一个参观者。

大年初一，只难为了这两位放弃年假枯守展厅的女性。我隐隐生出来惭愧，觉得仅仅为了我一个人，她们或许就得守候一天。但又觉得她们或许并不需要我的这份惭愧，相反倒在暗地里感谢我呢——由于我的到来，而使她们今天的工作有了意义。

其实展览很出色。“爱的泉涌艺术摄影展”，光这名字也令人怦然心动。我在一幅巨大的黑白照前驻足仰望。

一对硕大无朋的乳房，丰满，饱满，生命之泉涓滴而下。背景上什么也没有，只在画面顶部的天穹上有母亲月牙形一个伟大的下巴。标题也绝：

兼济天下。

我看着，直感到灵魂的战栗……

但我还是离开了，这样老对着一对大奶子发愣犯傻，总有点那个。

有脚步声一路进来，很重很响，尤其伴着粗重的喘息声，像被追捕者的一头撞入。

不由得回头一看。

是个小伙子，极平常的。但以过年的眼光和当今青年人的做派来看，则未免太朴素了点。

并且，扁平单薄的脸孔极度苍白——顶多十九岁吧？

他来到左侧一位工作人员面前，神情整肃而忸怩，目光烨然而畏葸。

事实上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位穿着入时非常漂亮的姑娘。

“你……要看报纸吗？”他说，“我给……你报纸看。”

他手里拿着一卷报纸，接力棒一般，但却拿得跟他这人，跟他这人说出的话一般地一伸一缩，很是犹疑。

“不看。”姑娘说，身子靠着椅背，右臂放在桌上，眼皮垂着，只用眼角的余光瞟着来者。

小伙子没了辙。“低血糖反应”的苍白的脸孔突然充血，三两粒青春痘闪电般灿烂了一下，又熄灭了……慌张，犹豫，样子很是滑稽，也很可怜。

末了，终于把那纸卷往桌上一放，踉跄地转过身子，往门口走去。

即将出门时，却又叉腿站下，看样子很想扭回头来看一眼的，却又脖颈发硬“角弓反张”，最后只晃晃地仰起脸来，极度缺氧的鱼儿般对着天花板牛喘了三两口，一埋头，扑出门去，走了……

事情来得突兀，去得也突兀。整个过程，不过一两分钟光景。

“神经病。”姑娘眼也不抬，将那纸卷往旁边一扒拉。但终于又把它拿起来，软软地，漫不经心地，随便捏住一个线头一拉，捆在纸卷腰部的一截白线松开，纸卷也就松了。

她牵开它，且愈发懒懒地、漫不经心地，看。

其实报纸——一张《参考消息》——只是一件外衣，里面，是一张打商店里买的条幅水粉画，画面是著名芭蕾舞剧《小天鹅》的独舞，独舞后面，则是三页打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写满了字的纸。

不用说，它应当被理解为是一封信。

我凑上前去。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再说，她的满不在乎的神气，也鼓励着我。而她对面，隔着乒乓球台那位三十多岁的妇女，也忍不住探过身来了。

姑娘看过——更确切地说是“浏览”过——第一页后，丢在一边，看第二页。自然，“第一阅信权”由她独领后，那信也就一点也不神圣了。三页信纸开始轮番在我们三人手里传递着，尽管字写得实在是惨不忍睹，内容呢，又七拼八凑地意识流，没有称呼、事由、问候，一会儿曹雪芹、爱因斯坦，一会儿写钢笔字的要领、本地“十八怪”……大杂烩，大拼盘。最后一句：“愿为您效劳！”

“把我吓死了。”姑娘说，还摇了摇肩膀。姑娘高大结实，且穿着那段时间里流行的大马靴。相比之下，那小伙子愈显得单薄。

但姑娘确实容貌姣好。青幽的头发长及臀部，棕红色皮夹克泛着光泽。听她俩说，那小伙子几天来一直在这儿转悠。

一个走火入魔的小青年。

“恶心死了。”姑娘说。

我不由看住她。心里呢，却为那个连情书也不会写的情种悲哀。想把字写得顺眼一点却不能；想卖弄一点知识却头脑空空；最后甚至把临时抱佛脚找来的“钢笔字入门”及一些无聊的街头俚语也拿来作为“知识”，对他心目中的神祇，进行密集型狂轰滥炸……

“我早就看出他没安好心！显然是“过来人”的女伴很权威地说。

之后是商量对策，无非是，他要敢再来，“就喊人”、“就扭送派出所”之类。

我走出展厅。猛然地，十分想知道那小青年这会儿在哪里……他或者藏在哪个角落里痛哭（很畅快的那种）；他或者在哪一片枯焦的草地上打滚；要不，就是倚在某一家冷饮店的柜台上，一杯接一杯地浇灭自己……

我楼上楼下地找。我站在楼栏边四处眺望。

满街巷的红男绿女。满耳朵的爆竹声声。——是呵，过年了。有一些东西硝烟般升腾起来、弥漫开去并给人一些愉快呛人的兴奋，有一些东西碎屑般散落开去、支离着并给人一种感伤触目的黯然。

而过年，放鞭炮之类，我总有一种自己胳膊自己的感觉。这感觉当然来自我这四十郎当岁的不可救药的年龄，而在早年的“未成熟”时代，我可是恨不得去鞭炮厂当个伙伙头的。

——那小青年，会不会，一觉醒来后，感到自己的举动可笑呢？也许。但我想他因此而后悔的事，大约终其一生，也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因为，这是生命意义的真实爆发和燃烧。

还必须要承认：人一生中，这种火光烛天的时刻，毕竟不会很多的。有些人，也许压根儿就无缘摊上一次哩。

爱和被爱都是幸福。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从而造成了人世间一宗最大的损失。

那么，还要不要回到展厅里去呢？《爱的泉涌》，多好的一个展览……但我还是一步一步走下楼去，如走下一座圣坛般地走上大街。真的，别一个人在那里奢侈了！

于是我仰头看天。

我希望满天空飞舞的碎纸屑儿或者瓜子皮，能飞落那么一片两片，在我的肩头上……

1987年2月28日

感谢生命

读到《断想》，女儿，你的爸爸流泪了。

不是痛楚，不是悲戚。是那种，甜甜柔柔的忆念和感伤。

……是的，那是个特别又寻常的夜晚。有着朦胧的月色，那月光真是朦胧啊。云彩均匀地敷满天空，月亮在云背后怯步穿行……已然是下半夜了。没有犬吠，没有风吹。安宁河谷是异常地安谧，能感到河水在夜的底部重浊喘息。这个时候，你爸爸，从建在高地上的一间土坯房里走出来，深一脚又浅一脚，走出夜的深处，穿过夜，再去到夜的深处。他要到遥远山边的一个村子里，去请接生婆。

脚下，三毛七一双的破胶鞋，碰落了田埂小路上些微的露水。

现在想来，那真是生死攸关啊，倘若有任何异常或闪失，那后果，就很可怕了！但在当时，你的爸爸和妈妈并不知道这一点，不知道人生人的厉害。他们都还年轻，又远离着亲人。火热的青春渐渐冷却后，从插队知青的牛肋巴窗里透出的灯光，是那般孤寂又无助……并且，就在临产这一天，你妈妈还在出工，在田埂上大网大网地扯苕藤，去给秧母田做底肥哩。

正是春深时节。你妈妈怀胎大肚，双腿水肿，面目憔悴。但你妈妈双乳饱满爱意满溢，已为你准备好了充足的奶水。她等着你将她吸干。

她好好等着你，从从容容等你叩开生命之门而横空出世。她手扶床脚辗转走动，后来是移动，后来是蠕动，再后来就是扭动了……但是你妈妈却不呻吟，也不喊叫。其实她这个时候该放任一下自己的。怎样喊叫，或者呻吟，全都应该，世界只能在此面前，垂手肃立，默诵祝辞……没有什么比母亲生孩子，更神圣，更动魄惊心的了！但你的妈妈，她不呻吟，更不喊叫，自始至终。她怕她的痛苦吓着了你了，伤了你的自尊心。你妈妈她只是咬紧牙关，啞啞抽气，只是用淋淋漓漓的汗水和多半由野菜积攒起来的全部体力，来帮助你出生……

不，女儿，那晚上没有星星，那几颗“精致的小星星”，只是你二十一